

如梦令^①

尝记溪亭日暮^②，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③。争渡，争渡^④，惊起一滩鸥鹭^⑤

[注释]

如梦令：作为词调，其原名《忆仙姿》。苏轼《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一词注云：“此曲本唐庄宗制，名《忆仙姿》，嫌其名不雅，故改为《如梦令》。盖庄宗作此词，卒章云‘如梦，如梦，和泪出门相送’因取以为名云。”

溪亭：一说此系济南七十二名泉之一，位于大明湖畔；二说泛指溪边亭阁；三说确指一处叫做“溪亭”的地名（因苏辙在济南时写有《题徐正权秀才城西溪亭》诗）；四说系词人原籍章丘明水附近的一处游憩之所，其方位当在历史名山华不注之阳。因为“历城北二里有莲子湖，周环二十里。湖中多莲花，红绿间明，乍疑濯锦。又渔船掩映，罟罟疏布。远望之者，若珠网浮杯也”（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一）。大约在李清照十五岁时，按照相传的风俗，用簪束发叫“上头”。“上头”日要选在天气和暖之时，以便外出游乐。“婉婉新上头，湔裙出乐游”（梁简文帝《和人渡水诗》）。禀性极喜烟霞游乐的女词人，其终生记忆犹新的这次溪亭之游，或许正是上述古老风俗的沿袭，亦当是她从故乡湖山佳境中，所汲取的最初的创作素材。

藕花：荷花。以上四句意近“访渌搜渠”的酈道元的“日暮倒载归，酩酊无所知”（《水经注·沔水》）之句。

争渡：即“怎渡”的意思，慌忙划船，夺路急归，从而打破天籁宁静，惊起荷丛深处之栖息水鸟。

鸥鹭：泛指水鸟。

【讲解】

此词起拍之“尝记”二字，表明词非当时当地所作。作者十八岁之前到汴京，二十四岁时，翁舅赵挺之被罢相，不久她便随丈夫赵明诚“屏居乡里十年”，离开京城到了青州，也离开了与她有诗词唱和之谊的前辈晁补之、张耒等人。赵明诚是金石学家，“屏居”初年，李清照的创作雅兴，一度转移到与丈夫共同搜集、整理、勘校金石书籍方面。所以此词当是作者结婚前后，居汴京时，回忆故乡往事而写成的，也就是词人十六七岁至二十三岁之间的作品。细审作者行实，此词大致可系于她十六岁（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之时，是时她来到汴京不久，此词亦当是她的处女之作。其初试词笔，便出手不凡。此作竟被有些版本当做苏轼、吕洞宾等大家、名流之手笔。这再生动不过地说明，词人及此作堪与“须眉”、仙人相匹敌。

这首也被题作“酒兴”的记游词，在一些古人的眼中被视为带有仙气的豪迈之什，今天则可称它为极具逸兴壮采。能够写出如此豪放之作的李清照，人称“易安倜傥，有丈夫气，乃闺阁中之苏轼（轼）、辛弃疾，非秦（观）、柳（永）也”（沈曾植《菌阁琐谈》，《词话丛编》第3605页）。李清照惟其有丈夫之气、文士之豪，其词风总的属婉约派，但在她现存的全部词作中，不仅没有那种“雌男儿”笔下的脂粉气，有些还可以划入豪放之列。这其中除了《渔家傲》（天接云涛）之外，一些写山川风物的词，有的也与这首《如梦令》相仿佛，也是词人豪情逸兴的写照。这首只有三十三字一气呵成的小令，其景象非常开阔，情辞极其酣畅。作品的这种豪迈气度，固然与作者的气质有关，但是气质也不完全是天生的。壮阔的齐鲁山川，珍珠般翻滚的故乡明水、数不清的活水甘

泉，为词人提供了驰骋豪兴遐想的前提，涵育了她的胸襟怀抱。李清照那种独有的投身大自然、钟情于山水风物的童心和志趣，与其壮怀激越的作品，在一定意义上是相通的。通过这首小令，还可以获得对词人思想性格的更为全面的认识：即使她的早期作品，也不都是表达所谓怜花惜春的闺情。她的生活视野，有时也在闺房以外，当她的的小舟驶入“藕花深处”时，也会像“惊起一滩鸥鹭”一样，给当时的词坛带来一股清风。事实上，李清照有一些体物、记游、抒怀词，不论就题材的选择，还是由此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被口碑相传为“独树一帜”（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六，《词话丛编》第3909页）。

此词的另一主要特色是语言的明白如话，可以说一读就懂，却又有令人百读不厌的魅力。由这首词所体现的“易安体”的基本特征，似可归纳为：它创造了一种比人籁更进一步的天籁境界，也就是不事雕琢，得自然之趣。人籁、天籁，原是《庄子·齐物论》的用语，前者指由人口吹奏管龠发出的声音，后者是指自然界的音响。你看，天黑下来了，人也沉醉了。当小舟在黑暗中漂离航道，误入荷丛时，在万籁俱寂而又空阔的水面上，猛然听到一群水鸟扑棱棱，惊飞四散。刹那惊悸之余，又会令人感到多么欣喜有趣，以至事隔经年，还深印在这位游赏者的记忆之中。到了京城，又被类似的美景所感发，兴文成篇，为后人留下了这一别具一格的、豪迈倜傥的令词。

【辑评】

一、王学初《李清照集校注》卷一：此首别见杨金本《草堂诗余》前集卷上，误作苏轼词；《词林万选》卷四，误作无名氏词，注“或作李易安。”（《词林万选》所注或作某某，殆为毛晋所加，非杨慎原文。）又见《汇选历代名贤词府全集》卷一、《唐词纪》卷五、《古今词话·词辨》卷上、《历代诗余》卷一百十二引《古今词话》俱误作吕洞宾词（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0月出版）

二、唐圭璋：李清照《如梦令》第一句云“常记溪亭日暮”，“常”字显然为“尝”字之误。四部丛刊本《乐府雅词》原为抄本，并非善本，其误抄“尝”为“常”，自是意中事，幸宋陈景沂《全芳备祖》卷十一荷花门内引此词正作“尝记”，可以纠正《乐府雅词》之误，由此亦可知《全芳备祖》之可贵。纵观近日选本，凡选清照此词者无不作“常记”，试思常为经常，尝为曾经，作“常”必误无疑，不知何以竟无人深思词意，沿误作“常”，以讹传讹，贻误来学，影响甚大。希望以后选清照此词者，务必以《全芳备祖》为据改“常”作“尝”（《百家唐宋词新话》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

三、吴小如《诗词札丛》：我以为“争”应作另一种解释，即“怎”的同义字。这在宋词中是屡见不鲜的。“争渡”即“怎渡”，这一叠句乃形容泛舟人心情焦灼，千方百计想着怎样才能把船从荷花丛中划出来，正如我们平时遇到棘手的事情辄呼“怎么办”、“怎么办”的口吻。不料左右盘旋，船却总是走不脱。这样一折腾，那些已经眠宿滩边的水鸟自然会受到惊扰，扑拉拉地群起而飞了。检近人王延梯《漱玉集注》，“争”正作“怎”解，可谓先得我心。（北京出版社1988年9月出版）

四、林东海：《唐宋诸贤绝妙词选》题作“酒兴”。其实，“酒兴”二字并不怎么切题，看来是后人所加。此词确切地说不是写酒兴，而是写“游兴”。在这首词里，词人追忆往日游览溪亭的情景：曾记得（“常记”即“尝记”，《全芳备祖》诸本径作“尝记”）那一天天色将晚，在溪亭游玩饮酒，竟然沉醉不醒，自然也就不知该回去了。（“不知归路”似应作“不知归去”解，即不知归。“路”字连带而及，以便押韵。）待到醒来兴尽，夜幕已经降临，急忙解缆回船。仓促之间，误划入荷花丛中，船儿在荷花丛中打转。糟糕！怎么办！（“争渡”或解为“竞渡”，未切原意，作“怎渡”解较胜。）在彷徨之中，惊动了滩边的鸥鸟和白鹭，它们纷纷起飞，消失在暮色之中。全词叙事写景交织成文，记录了女词人青年时期的

一个生活片断。……在词坛上，一般都认为唐之李后主，宋之李清照，最为擅场。李清照对于词的修养是多方面的，而在摄取“瞬间”的表现“永恒”这方面尤为突出。……这首《如梦令》最善于从各个角度抓住生活片断的一瞬间。我们读了这首词后，仿佛看到她沉醉的瞬间神情，其醉也，既在酒，亦在山水之间。其情真，其兴逸，而且带点真趣和野味；仿佛看到回舟误入荷花丛中的瞬间动作。之所以“误”，是酒意未尽？是游兴未尽？是暮色迷眼？是回归心急？这一切或者是兼而有之，却都在偶然一“误”的动作中表现出来了；……全词以悠闲的游兴始，中经溪亭沉醉，急切回舟，误入藕花，最后惊起鸥鹭，动作和情绪，起伏变化，很富于节奏感。最后一切都统一在白色鸥鹭苍茫暮色的大自然景色之中。瞬时的神情，瞬时的动作，瞬时的音容，瞬时的景色，联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极富立体感的生活画面。这是一个永恒的活生生的生活画面。这画面在清新之景中渗透了野逸之情。（《李清照作品赏析集》巴蜀书社 1992 年 9 月出版）

双调忆王孙^①

湖上风来波浩渺，秋已暮、红稀香少。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莲子已成荷叶老，清露洗、蘋花汀草^②。眠沙鸥鹭不回头，似也恨、人归早。

[注释]

双调忆王孙：《乐府雅词》虽然是现存《漱玉词》最早的好版本，但是对于此词的调名却误作《怨王孙》，此后便以讹传讹。

巴蜀书社 1992 年 9 月版《李清照作品赏析集》第 10 页，周笃文所撰此词赏析之文首纠其讹作《双调忆王孙》，兹从之。

②：亦称田字草，多年生浅水草本蕨类植物。

【讲解】

此词上下片分明抒发两种心情。上片写激赏秋景的喜悦；下片写归去时的依恋不舍。全篇的中心意思是通过秋景的描绘，表达作者热爱自然的心情。第一句写广阔无际的水面给人的感受。接下去写晚秋景象：荷已萎谢，只剩下残存的点点红花，馥香淡然。但湖水潋潋、秋山点翠，与人格外亲昵，此情此景使人感到无限美好。下片对秋色的描绘饶有风趣，颇有现代相声中逗哏的意味：莲子成熟，露洗花草，秋色如此诱人，那么沙滩上的鸥鹭为什么像在赌气，扭过头去，不与作者道别？喔，原来是怨恨她归去太早！

自从宋玉的“悲哉秋之为气也”和杜甫的“万里悲秋常作客”的名篇名句问世后，有多少人相继写过悲秋的作品！不说别人，就是李清照本人的名句“人似黄花瘦”，虽然主要是怀人，却也包含着浓重的悲秋成分。这首《双调忆王孙》完全不同，写的既不是篱边黄花，也不是秋菊梧桐，词人选择了秋莲。如果说出水芙蓉是明净纯洁的象征，那么“莲子已成”的秋荷，便给人以丰盈充实之感。由于作者乐观情绪的点染，词中的“水光山色”、“蘋花汀草”以及“眠沙鸥鹭”，无不使人感到可亲、可爱、可喜。通过对秋景的描绘，抒发作者的欢快情绪，这在北宋词坛上，虽不能说绝无仅有，却也很不多见。出自一位待字少女笔下，就更为可贵。

这首词的风格基本上保持了婉约词的当行本色，比如作者把自己爱湖山的感情，说成“水光山色与人亲”，把留恋美景的心情，用“眠沙鸥鹭不回头，似也恨、人归早”来表达，可谓曲尽人意。但此词又不同于一般婉约词的缠绵蕴藉，而直说“秋已暮”，径夸“无穷好”。如此写来，既不隐晦，又不直露；既有景物的描绘，又有感情的抒发。这种含义明白而不一一点破的写法，丰富了婉约词

的表达方式，使其既有隽永深长之味，又有畅亮欢快之情。

论者多把《金粟词话》中所谓“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视为“易安体”的基本特色之一，此词便集中体现了这一特色，其用语极为浅显通俗，而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却很新颖，毫不落窠臼。比如，写秋风无萧瑟之气，状秋情无悲伤之意。在“红稀香少”、“莲子已成荷叶老”、“清露洗、蘋花汀草”等等一连串明白省净的语句中，人们看到词人不是在为“秋已暮”、“荷叶老”而伤感，而是在为“水光山色”、莲子荷叶和湖畔花草而欢歌不已。这首词不仅比被作者批评的柳永的某些“词语尘下”的作品，要清新健康得多，就是在有词以来的全部作品中，也是别具一格的，它给人以清新向上、愉悦充实之感，体现出作者的一种倜傥豪迈、青春焕发之气。

【辑评】

一、王学初《李清照集校注》卷一：《乐府雅词》卷下、《天籁轩词选》卷五、《三李词》、《花草粹编》卷五、《历代诗馀》卷二九均作李清照词，后二者题作“赏荷”；又别见《词谱》卷二引《复雅歌词》，作无名氏词。《复雅歌词》久无传本，《词谱》殆从《花草粹编》转引。《碎金词谱》卷二亦作无名氏词。

二、周笃文：《怨王孙》“怨”当为“忆”字之讹。考此词之平仄韵式均同《忆王孙》，而与《怨王孙》迥异。按周紫芝之《双调忆王孙》：“梅子生时春渐老，红满地、落花谁扫？旧年池馆不归来，又绿尽、今年草。思量千里乡关道，山共水、几时得到。杜鹃只解怨残春，也不管、人烦恼。”与此《怨王孙》词纤悉无殊，可证其误……这首秋日湖上之作，写得笔致清妍，含情吐媚。它既没有无计排遣的相思愁绪，也没有哀世伤时的悲苦印记，通篇都洋溢着欢快的青春旋律。从风格学上考察，它应是一个不识愁滋味的少女献给大自然的一曲赞美之歌……这首词从句律上讲，下片是上片的重复，故谓之《双调忆王孙》。从内容上看，则谋篇立意，颇具匠心。上片写秋湖对景的喜悦，视界开阔，取神远处，下片则写归

去时的依恋心绪。纤笔细描，近似特写镜头。于此可见出章法与层次来，并不显得平直……发端两句写水乡的浓酣秋色，以少总多，颇具气象。“湖上风来波浩渺”，着一“上”字，就与用“面”字之类不同，点出了词人的具体位置不是徜徉堤畔，而是一舟容与、摇荡波心了……词的下片用笔甚细，花鸟露珠，一一摄入，与上片之取境宏阔者正相对映，可见出笔墨之变化来。“莲子”句上应“红稀香少”，亦承亦转，是深化主题的转捩之笔。女词人不去叹息衰败的残荷，而是透过一层，从成实的莲的莲子上看到了支新去故的生命突进的过程，并从中发掘出丰盈充实的美的品格来。这就比寻常的悲秋伤春之咏叹，高出一大截了。晨露，特别是如珠的秋露——这大自然的沆瀣之气，本来就是诗家的“爱物”，用清露洗出的蘋花汀草，映衬着清碧如水的莲蓬以及绿云般的荷叶，还有那晶莹圆转的万颗荷珠。这画面、境界和意趣，真令人滓尘消尽肺腑俱清了……抒情性是诗歌的第一生命。从这首小词里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女词人热爱生活的芬芳绵渺的深情。琼枝寸寸玉，沉檀节节香，余于此词亦作如是观。（《李清照作品赏析集》）

如梦令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①，却道‘海棠依旧’^②。“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注释]

卷帘人：当指闺中小姐的侍女。

却道（她）竟说。

【讲解】

笔者虽然较早地拜读了关于“卷帘人”不同所指的论著，也曾郑重反复地思考过。在这一长达十馀年的思考过程中，陆续想到了三点理由：一是“赵君无嗣”。现在看，赵、李不仅没有儿子，想必连女儿也没有，所以在李清照的作品中，不大可能有与杜牧“绿叶成阴子满枝”相联系的语意；二是此词既含孟浩然《春晓》诗意，更是对韩偓《懒起》诗的隐括，韩诗云：“百舌唤朝眠，春心动几般。枕痕霞黯澹，泪粉玉阑珊。笼绣香烟歇，屏山烛焰残。暖嫌罗袜窄，瘦觉衣带宽。昨夜三更雨，今朝一阵寒。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从整首韩诗判断，主人公更像是一位少女，她与李清照所演之词的人物身分是相同的。因为一个作为“贵家”“新妇”的词人，恐怕难得那么无拘无束地饮酒、睡懒觉。即使丈夫百般娇惯她，还有公婆和两位妯娌呢！看来把“卷帘人”视为小姐的丫更妥；三是这首轰动朝野的小词的写作和传播，既是奠定李清照“词女”地位的基础，也是赵、李两姓联姻的媒介，惟其婚前所作，才能使赵明诚为之大作相思“词女”之梦……

根据上述理由，仍拟把此词视为“口气宛然”地表达少女伤春之作。因而词中的“红瘦”，不论是指嫣红的海棠，还是喻指少女，二者皆为惜春而“瘦”。

伤春情绪一般产生在暮春时节，词中虽无交代节气的用语，但它的时令感极为明晰，也很有层次。从首句“昨夜雨疏风骤”的氛围中，使人感到这雨已不是杜甫笔下的“润物细无声”的酥雨了，而是如她自己《点绛唇》中所说的“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绿肥红瘦”指的是海棠的花稀叶茂，而不是初春时节桃杏枝头的绿红更替。“红杏出墙”意味着春天的到来，“花褪残红青杏小”，是一种生机盎然的阳春景象，谁也不至于为之叹息。待看到海棠花的零落，人们的心绪就大不一样了。李清照在《好事近》词中写道：“长记海棠开后，正伤春时节。”以此为旁证，说作者以海棠的“绿

肥红瘦”，曲折含蓄地表达了她的伤春情绪，当是切合词意的。

伤春既与时令有关，那么对时令的交代不仅要有层次，还要紧紧扣住作者的伤春情绪，从而给人以情深语工之感。起拍的“雨疏风骤”可理解成代指晚春。欧阳修《蝶恋花》的“雨横风狂三月暮”，写的是同一季节，海棠的飘谢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按花信风来说，春分一候海棠开，每五日为一候。春分后的下一个节气就是清明。海棠开了再过个把月便是初夏，这就是所谓“开到荼蘼花事了”的节候了。“花事了”在古代诗词中，几乎是伤春的代名词，不知有多少诗词作者为之慨叹惋惜——周权《晚春》诗：“花事匆匆弹指顷，人家寒食雨天晴”；张炎《高阳台》词“东风且伴蔷薇住，到蔷薇、春已堪怜……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清平乐》词更有“三月休听夜雨，如今不是催花”。惜花伤春是古代作家的一种思想寄托，其中往往包含了社会的、人生的深刻内容。像杜甫的“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曲江二首》其一），也绝不是无聊的闲愁。李清照这首小词的思想容载尽管有限，但对“花事”的关切，也就是对青春的珍惜。把这种多情善感，以貌似闲淡之景出之，既是词家的秘钥所在，也是此词成功的关键所系。

【辑评】

一、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十：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小词云“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绿肥红瘦”此语甚新。

二、宋陈郁《藏一话腴》内篇卷下李易安工造语，《如梦令》“绿肥红瘦”之句，天下称之。余爱赵彦若《剪彩花》诗云“花随红意发，叶就绿情新。”绿情“红意”，似尤胜于李云。

三、明蒋一葵《尧山堂外记》卷五四：李易安又有《如梦令》，云“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当时文士莫不击节称赏，未有能道

之者。

四、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卷一：“知否”二字，叠得可味。“绿肥红瘦”创获自妇人，大奇。

五、明徐士俊《古今词统》卷四：《花间集》云：此词安顿二叠语最难。“知否，知否”，口气宛然。若他“人静，人静”、“无寐，无寐”，便不浑成。

六、明徐伯龄《蟬精隽》：当时赵明诚妻李氏，号易安居士，诗词尤独步，缙绅咸推重之。其“绿肥红瘦”之句暨“人与黄花俱瘦”之语传播古今。

七、清王士禛《花草蒙拾》：前辈谓史梅溪之句法，吴梦窗之字面，固是确论，尤须雕组而不失天然。如“绿肥红瘦”、“宠柳娇花”，人工天巧，可称绝唱。若“柳腴花瘦”、“蝶凄蜂惨”，即工，亦“巧匠斫山骨”矣。

八、清黄蓼园《蓼园词选》：按：一问极有情，答以“依旧”，答得极澹，跌出“知否”二句来。而“绿肥红瘦”，无限凄婉，却又妙在含蓄。短幅中藏无数曲折，自是圣于词者。

九、清陈廷焯《云韶集》（署名陈世焜）卷十：“只数语中，层次曲折有味。世徒称其‘绿肥红瘦’一语，犹是皮相”、《白雨斋词话》卷六：“词人好作精艳语，如左与言之‘滴粉搓酥’，姜白石之‘柳怯云松’，李易安之‘绿肥红瘦’、‘宠柳娇花’等类，造句虽工，然非大雅。”

十、吴熊和：浓睡醒来，宿醉未消，就担心地询问经过一宵风雨窗前的海棠花怎么样了。卷帘人难免粗心，告慰说，幸好，无恙。但凭着敏感的心灵，她已感到经雨之后必然绿叶丰润而红花憔悴了。宋人爱海棠。陆游曾有“为爱名花抵死狂”、“海棠已过不成春”（《花时遍游诸家园》）等句。这首词表现了对花事和春光的爱惜以及女性特有的关切和敏感。全词仅三十三字，巧妙地写了同卷帘人的问答，问者情多，答者意淡，因而逼出“知否，知否”二句，写得灵活而多情致。词中造语工巧，“雨疏、风骤”、“浓睡”、

“残酒”都是当句对；“绿肥红瘦”这句中，以绿代叶、以红代花，虽为过去诗词中常见（如唐僧齐己诗“红残绿满海棠枝”），但把“红”同“瘦”联在一起，以“瘦”字状海棠的由繁丽而憔悴零落，显得凄婉，炼字亦甚精，在修辞上有所新创。（《唐宋诗词探胜》，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3 年 10 月出版）

十一、吴小如《诗词札丛》：不过这首词我从前没有读懂，总觉得前两句有矛盾。既然酒醉酣眠，怎么会听得那么仔细，知道雨点稀疏而风势狂骤？如果风雨之声历历在耳，则显然入睡未沉，神智清醒，又岂能说“浓睡不消残酒”？直到两年前，承老友卞僧慧先生见示，说他的一位同事（他们都是天津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认为此词的“卷帘人”非为侍婢而实是作者自己的丈夫（现在几乎所有的注本都把“卷帘人”释为侍婢）。这给我以极大启发。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此词乃作者以清新淡雅之笔写秾丽艳冶之情，词中所写悉为闺房昵语，所谓有甚于画眉者是也，所以绝对不许第三人介入。头两句固是写实，却隐兼比兴。金圣叹批《水浒》，每提醒读者切不可被著书人瞒过；吾意读者读易安居士此词，亦切勿被她瞒过才好。及至第二天清晨，这位少妇还倦卧未起，便开口问正在卷帘的丈夫，外面的春光怎么样了？答语是海棠依旧盛开，并未被风雨摧损。这里表面上是在用韩偓《懒起》诗末四句：“昨夜三更雨，今朝（一作“临明”）一阵寒，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的语意，实则惜花之意正是恋人之心。丈夫对妻子说“海棠依旧”者，正隐喻妻子容颜依然娇好，是温存体贴之辞。但妻子却说，不见得吧，她该是“绿肥红瘦”，叶茂花残，只怕青春即将消失了。这比起杜牧的“绿叶成阴子满枝”来，雅俗之间判若霄壤，故知易安居士为不可及也。“知否”叠句，正写少妇自家心事不为丈夫所知。可见后半虽亦写实，仍旧隐兼比兴。如果是一位阔小姐或少奶奶同丫鬟对话，那真未免大杀风景，索然寡味了。（北京出版社 1988 年 9 月出版）

十二、朱德才：词写惜春敏感心理，并无深意，全凭高超的表

现技巧和优美的艺术形象取胜。一曰独特的表现形式。孟浩然《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韩偓《懒起》：“昨夜三更雨，临明一阵寒。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一经对比，当知“风雨”与“落花”间的联想，对花事春色的敏感实为孟、韩两家诗所先有，而采用与侍女问答法，则为女词人所独创。换言之，传统的题材，由她匠心独运，找到了最能充分体现其惜春心理的独特的艺术形式，从而焕发异彩，引人注目。二曰“短幅中藏无数曲折”（《蓼园词选》），令词体小，难于翻腾变化。此词却既含蓄隽永，又尽波澜起伏之能事。词从忆昨切入，起两句平起铺垫。“雨疏风骤”为“落花”张本，“不消残酒”为“惜春”伏笔。以下与侍女问答。间得何其殷勤急切，答得何其清淡冷漠；于冷热对照中，备见跳跃跌宕之趣。“知否”一叠，为词脉发展之必然转折，然叠得韵味无穷，那埋怨责怪、启发诱导的声情神态，惟妙惟肖，如在耳目。结拍“绿肥红瘦”，逼出题旨，收水到渠成之功。且回应篇首，针线严密，浑然一体。三曰“绿肥红瘦”，自铸新词。孟诗“花落知多少”，自然流畅；李词“绿肥红瘦”，含蓄精艳，形象优美而富于暗示性。与柳永“红衰翠减”相比，显然以语工意新取胜。李词造语工巧者，尚有“宠柳娇花”之类。由此可见，李词虽以“明白如话”为其基本风貌，然亦不乏锻字炼句之功力（《百家唐宋词新话》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

十三、程千帆、张宏生：李清照的这首《如梦令》，写女主人早上起身后的一个生活片断。起二句是对昨夜情事的追忆。显然，这一夜，词人倾听着不断入耳的风声、雨声，感受着大自然的变化，睡得并不安稳。何况，她还未“消残酒”呢。所谓“浓睡”云云，不过是为了烘托经过一夜后的鲜明对比，以点出变化的突然。实际上，这也是对主人公伤春意绪的侧面描写。正因为词人整夜都在为这场风雨所引起的节物变化而担忧，所以，她一早起来，不顾残酒未消，便迫不及待地向侍女发问……这首词的另一特色，是作者通过对话，揭示出人物生活感受和审美感受的层次区别，从而塑

造出两个生动的形象 女主人和她的侍女(《李清照作品赏析集》，巴蜀书社 1992 年 9 月出版)

浣溪沙

春 景

小院闲窗春色深^①，重帘未卷影沉沉^②。倚楼
无语理瑶琴^③。远岫出云催薄暮^④，细风吹雨
弄轻阴。梨花欲谢恐难禁^⑤。

【注释】

闲窗：设有护栏的窗子。

沉沉：深邃貌。

瑶琴：饰玉的琴，即玉琴。也作为琴的美称，泛指古琴。

岫：山峰。薄暮：日将落日薄暮。

“梨花”句：意谓梨花盛开之日正春色浓郁之时，而它的凋落使人人为之格外伤感，甚至难以禁受。

【讲解】

从版本方面考察，这首小令曾被误作欧阳修、周邦彦词，或不著撰人姓名。这当是此词传播中的一种发人深思的现象，当初的情景莫非是这样的：李清照于待字之年，从原籍明水来到京都，她的才华深受词坛高手晁补之等“前辈”的赏识，从而激起了她的创作灵感，遂以记忆中的溪亭、莲湖之游和现时感受为素材写了一首首令词。学识渊博的李格非虽然自己不擅此道，但他深感女儿的小词

出手不凡，便故掩其名，并与其侄李迥分别将这些小词携至朝中和太学。果然不出所料，一时争相传阅，人见人爱，朝野为之轰动。或有好事者，将其中那首格调豪迈并带有“仙气”的溪亭记游词《如梦令》，猜测为苏轼或吕洞宾所作，而认为这首《浣溪沙》是出自欧阳修或周邦彦之手。在这批小词的众多热心读者中，有一位才学出众的太学生，他自幼酷爱金石书画并稔悉苏轼等书法大家的笔迹，乍一看他也曾认为是苏轼所写，细审字迹，虽有须眉般的遒劲之势，而笔意则不时透着女子的隽秀之气，遂自言自语道：“此系词女所为！”这“词女”二字，刹那间使得芸芸众生恍然大悟，人们也就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这些绝妙好词的真正作者——李清照！而揭开这一谜底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朝敢做敢为的高官赵挺之的小儿子赵明诚！

李清照初期的诗词作品，总的可谓一鸣惊人，但人们的反映各不相同。她从晁补之、张耒等“前辈”那里得到的是鼓励、奖掖和逢人“说项”；缙绅、文士对她的作品虽然也击节称赏，但真正为之动心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赵明诚！赵明诚不仅激赏李清照的诗词，这位“词女”的一切无不使他倾倒。别人对“词女”左不过口碑之誉，赵明诚却为之寝食难安，于是便有这样一个“昼梦”佳话的流传：赵明诚幼时，其父将为择妇。明诚昼寝，梦诵一书，觉来惟忆三句云：“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以告其父。其父为解曰：“汝待得能文词妇也。‘言与司合’是‘词’字，‘安上已脱’，是‘女’字。‘芝芙草拔’，是‘之夫’二字，非谓汝为词女之夫乎？”后李翁以女女之，即易安也，果有文章。托名元伊世珍《东轩记》卷中引《外传》的这一煞有介事的记载，再生动不过的说明——赵家父子对“词女”李清照当初有多么倾倒！

仿佛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李清照的这首《浣溪沙》，其语义深层所蕴含的岂不正是少女怀春的意绪！

起拍“春色深”的“深”字，既可训作“甚”，也可训作“浓”。前者是春色过甚，后者言春色正浓。联系下片的“细风”，

其原意当属后者，即“小院”中春色正浓。然而，主人公的闺房不仅窗户紧闭，连一层层的窗帘都没有打开，所以闺房显得黑洞洞阴沉沉的。接下去的“倚楼无语理瑶琴”一句，语意显明无须串讲，但却有一个发人心仪的信息。这信息来自上海文艺界，说是名闻遐迩的古琴大家龚一先生拥有一古琴，上有“易安”字样，得获于今之江苏南京。如果李清照没有第二张琴的话，那就应该是此词中的“瑶琴”。此琴至晚从汴京被携至青州，最早是在青州镌刻上“易安”的字样，又在“靖康之变”后、青州兵变之前，从青州被运往江宁。赵明诚亡故后，李清照流寓两浙，遗落于建康的此琴为他人所得。如果龚一先生所藏之琴尝沾有李清照的手泽，这该是一件多么神奇的事情！

下片第一句的“远岫出云催薄暮”前四字，当是对“窗中列远岫（谢朓《郡内高斋闲望答吕法曹》诗）和“云无心以出岫（陶潜《归去来兮辞》）二诗句的隐括，全句意谓云霓从远处的山峦飘起，加速了暮色的降临。“细风”句承上启下，意谓云行风起暮雨纷纷，寒气袭来。结拍“梨花欲谢恐难禁”的表层语义是，似这般晚来风雨的侵袭，到了梨花飘落之时所引发的伤感将是难以承受的！所以，整首词的言外之意当是，在这种封闭阴雨的环境中，一个春心勃发的少女该是多么伤感！

【辑评】

一、明杨慎《草堂诗馀》卷一：（评“远岫出云催薄暮”句）景语，丽语。

二、明李攀龙《草堂诗馀隽》卷一：（眉批）分明是闺中愁、宫中怨情景。（评语）少妇深情，却被周君（误指周邦彦）浅浅勘破。

三、明董其昌《便读草堂诗馀》卷一：写出闺妇心情，在此数语。

四、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卷一：雅练。“欲谢”、“难

禁”，淡语中致语。

五、吴熊和：这是一首惜春的词。春色已深，梨花欲谢，不胜惋惜。言外还流露出对人生的淡淡伤感……“倚楼无语理瑶琴”，既以解闷，又以寄怀。此时的“无语”，是一种特殊的心境，是心有所感、情思缭乱，但又难以言传的心理状态。默默无言之中，实饱含脉脉欲语的深情，因而托之于如怨如慕的瑶琴一弄了。陆游有一首《鹧鸪天》词说：“情知言语难传恨，不似琵琶道得真。”瑶琴诉心，琵琶传恨，有时比之言语确实更便于细诉衷曲，尤其是那种不甚分明而又令人迷惘的闺中春情……末句“梨花欲谢恐难禁”，既有深情的惋惜与眷恋，又有无如之何、难与为力的叹息与怅惘，与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同其蕴藉，都是理智（花开花谢本自然）与感情（逝者如斯，青春不返）圆融的名句。不过李清照此句，似乎更侧重于感情，所以沈际飞评曰：“欲谢难禁，淡语中致语（《草堂诗馀》正集卷一）比晏殊之“无可奈何”感情上更为沉至……杜牧诗：“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谁此倚阑干。”苏轼诗：“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自来咏梨花者，常借此而发出人生的感喟。李清照此词，或许也含有这层意思。对于梨花的“欲谢难禁”，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子很容易因青春的渐渐消逝而联想到自身的命运，不禁引起深心的怅触。不过此词风格轻淡，这层有关人生的感喟在词中也很轻淡，也在有意无意、若存若亡之间。别具会心者才赏其“淡语”中有“致语”（《李清照词鉴赏》 齐鲁书社 1986 年 4 月出版）

浣溪沙

淡荡春光寒食天^①，玉炉沉水袅残烟^②。梦回